

## 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173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## 我的「潜水艇」导师

□北京 豆豆乐

人物速写

最近流行一个词,“潜水艇父母”。之所以叫潜水艇父母,是因为这类父母能把自己的“角色”扮演得跟潜水艇似的。平时,他们默默地隐藏在孩子背后,而当孩子需要帮助时,就会突然现身,提供及时又必要的帮助。

我觉得“潜水艇”这个形容颇为有趣,感觉能非常言简意赅地形容出一个人的可爱品质。比如,我导师。于是,我给我导师发微信,开头第一句话便是:“我觉得你是我的潜水艇导师。”

我导过了几个小时,才回我:“刚下课。你怎么上班时又玩手机?”她讲话总是这样朴实无华,短短几行字,就能一秒将我拉回曾经在她手下写论文的日子。

我们学院是入学就分配导师,分完了就一直延续到毕业。分配之初,导师和学生都处于互不了解状态,能不能合得来全凭撞大运。她第一次找我谈话,不是因为有事找我,也不是因为我有事找她,而是因为学院有规定,每个学期,导师和学生都要见上一面。

“咱俩聊点什么呢?”空无一人的办公室里,唯我俩略显尴尬地四目相对。她随手拿起办公桌上的一个精致的小铁罐,问我吃不吃糖。我还没回答,她就抓起一把往我兜里一揣:“吃吧,反正我觉得挺好吃的。”

她问我有没有事要帮忙,我说,没有。然后,我们那个学期就再没见过。不仅不见面,话也说了几句。她挺忙的,不教课的时候根本不来学校。

她不找我,我也不找她,因为我一直觉得,她不找我,可能是不太喜欢我。既然她不喜欢我,我觉得我还是少出现为妙。这样的相处模式一直到我升到毕业年级。

因为毕业论文进展缓慢,我实在是撑不住了,开始疯狂给她发邮件。每一封邮件都写满了我的惶恐和不安,因为我的实验模型实在是做不出来。我能掌握的技巧十分有限,完全调不出来合适的,能用来写论文的数据。

她没回邮件,但是一个星期之后,约我去她办公室,告诉我:“这个数据我看了一下,筛出了几组能用的,我给你存在这个文件夹里了。”我当时愣在原地,反复怀疑是不是自己听错了。我的那位可亲可敬的导师,居然以一己之力帮我把模型调完美了!我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,因为在我的认知里,调出一个完美模型,少说也得要一个多月。

“你这个论文,能接着写了吧?”她问。我连声说“能能能”,说真的,我当时都要感动得哭出来。

后来,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。听师弟师妹们讲,我导师总是保持着低调的行事风格,不常在别人的生活里露面。但是,她却永远当着别人学术生涯里的“潜水艇”。时刻保持警觉,时刻在学生们面临困难时,及时出场支援,做最坚实的后盾。默默地为学生们奉献时间和精力,默默地为年轻人们的光明未来耕耘。

我的“潜水艇”导师,永远值得尊敬和感激。

## 朱坝活鱼锅贴

□南京 赵建业

烟火人间

前几天,我到奥体中心附近开会。我扯下口罩,与坐在身边的老书记打招呼。他乐呵呵,抵近耳边关心地问:“住房解决了吧!你老家有活鱼锅贴!”说着话,我们两手紧握。

27年前,因拍摄宣传老书记的专题片,我路过家乡洪泽,第一次品尝“朱坝活鱼锅贴”。我为啥要在“活鱼锅贴”前加上“朱坝”的地域名称,听我慢慢道来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伴随205国道宁连路开通,“朱坝活鱼锅贴”招牌足够闪亮,俨然是洪泽活色生香的美食名片。原先的朱坝,偏距洪泽城东七八里,没有宁连路穿境而过的时候,相对闭塞。宁连路开通后,善烹饪的厨师,就地生财,端上鲜香萦绕的“活鱼锅贴”,招待八方宾朋。

麦苗拔节,油菜花开。我乘坐单位王师傅开的小车,从下关渡江纪念碑出发到鼓楼广场江苏电视台,接上了专题部的工作人员。小轿车过了长江大桥,沿宁连路疾驰,前往淮安船闸。到三河大桥,已经中午。我说,到我家乡洪泽了。几人一一致建议,中餐简单点,到前面朱坝,吃“活鱼锅贴”。

宁连路两边的“活鱼锅贴”招牌林立。路西边一溜排十几家“活鱼锅贴”店主招手,笑脸迎客。下车,走进简朴的餐馆。餐馆主人手里提着网兜,热情招呼,指着大木盆,说:“鲜活的鲫鱼,洪泽湖野生的;活蹦乱跳的草虾,野生的;时令蔬菜,新鲜刚摘的……”我们围桌坐下,说,您当家!

餐馆男主人杀鱼。女主人煮盐水虾、炒菜、烙饼。大约半个小时工夫,四个大海碗,每碗两条鲫鱼,汤汁乳白,鱼香袅袅,端上餐桌!品尝正宗的“活鱼锅贴”,大家一致说,味道鲜美,确实不错。心底陡生一丝自豪,脸上格外有光。

我跟老板唠嗑,说,我来自洪泽乡下。老板听了,打开话匣子,说,鱼是不是野生的,很好辨认。鱼塘喂养的,脊背青灰;深潭野生的,脊背青褐;灌溉河捕获的,肚皮青白。而且,野生鲫鱼,鱼身瘦长,鱼尾像飞翔的燕子;喂养的,肥美巴掌大,鱼划水短粗。老板娘说,鱼汤鲜美,也有窍门。“鱼嘟干滚,下肚安稳”。锅烧热,挖一大勺猪油,滑锅,鱼煎两面。葱姜去腥。白胡椒提鲜。烧出的鱼汤,汤汁乳白浓稠鲜香。

离开洪泽乡村八年后,我第一次在宁连路旁朱坝的渔家餐馆,品尝“活鱼锅贴”,喝鲜辣鱼汤,吃烙制薄饼,砸吧砸吧嘴唇,味蕾种下家乡美食记忆。

伴随宁连路开通,一向精明的“朱坝人”,想着法子尽地主之谊,烹制鲜香叫绝的“活鱼锅贴”,招待南来北往的过客。“活鱼锅贴”烧出了地域的特色风味,这也是对美食之乡菜品的丰富传承。但有人将“活鱼锅贴”攀上高枝,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扯上裙带关系。

一个月后,专题片即将播出,编导做东邀请我。我们那晚在丹凤街一家精致的餐厅二楼小酌,闲扯的竟然是关于“活鱼锅贴”的话题。我推介说,在洪泽水乡,其实“小鱼锅贴”,那才真是鲜香叫绝。

“活鱼锅贴”与“小鱼锅贴”是家乡洪泽餐桌盛开的两朵姐妹花。乡下人说话憨直,不喜欢拐弯抹角,“活鱼锅贴”?嘿嘿,不就是烧鱼汤、贴面饼啊。作为地道的洪泽乡下人,虽身在江南,深嗅家乡鲜鱼美味,不觉口流馋涎。

## 咖啡时光

□南京 赵培龙

微情一刻

退休半年以后,才逐步养成了新的生活模式。早晨七点半左右起床,之后洗漱,烧水泡茶,然后吃点早饭,接着开始“工作”:或下地干活,或读书写作,或侍弄花草,或拖地抹桌,或去农贸市场购物,或去秦淮河畔散步。雷打不动的是,九点四十分左右开始研磨咖啡豆,蒸馏咖啡粉,文烧鲜牛奶,兑制牛奶咖啡,蒸些面包备点甜点,十点左右和爱人一起,静心享受恬淡闲适的咖啡时光。之后,继续开始“工作”。

我们一般在十三点左右简单吃点午饭。小憩片刻后各自干自己喜欢的事情。十八点左右吃晚饭,稍事休息后一起散步四十分钟左右。散步这个习惯已经坚持了二十多年,同样雷打不动,回来后或喝点水,或吃点水果,或打两个人的“攒蛋”,洗漱后,看会儿电视节目,尔后休息。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不知不觉三年光景过去。

之前,我只喝白开水,福建生活几年,养成了喝茶的习惯,喝咖啡的习惯是在爱人影响下渐渐养成的。现在每天上午十点就会自然地想到咖啡,想到那种苦苦的、滑滑的、浓浓的香味。习惯一旦养成,简直有点魔性,似乎上瘾成癖。现在早上外出办事,临出门时都要预先煮好牛奶咖啡,再用保温杯装上,同时不忘带点点心,十点左右随便找个地方坐下来,慢品细饮,那份享受不可言状。不可思议的是,之前喝茶都睡不好觉的我,偶尔喝咖啡简直就是穷折腾,会彻夜难眠。而今喝咖啡根本没关系,晚上头一靠枕头便呼呼大睡。更加难以置信的是,如今出门旅游或回苏北老家,行李箱中速溶咖啡成了必不可少的物品。当然,我只在网上购买中等品质且自己喜欢的品牌,总的追求是价廉物美。

对我来说,喝咖啡不仅仅是单纯物质享受,似乎蕴含了一些人生体味和精神元素。

## 西湖公园的月夜

□广东 深圳 关山越

城市相册

从车站出来的时候,太阳已经快要落山了。我坐在车上,看着窗外夕阳在远处的天际线上缓缓下沉,徒留下一片赤红的晚霞。

泉州,是我们此次行程的第二站。等我们到达市区的时候,天已经快要黑了,乌蓝色的傍晚,显得静谧无比,蓝黑色的树影不断掠过,车子经过西湖公园的时候,我不由得往外看了一眼,一下就看到了那极有意思的孔桥。

“那桥好有意思。”我忍不住说道。

“什么桥?”朋友闻声探头去看的时候,车子已经开过去了。

吃罢晚饭,天已经全黑了,惦记着那惊鸿一瞥,我和朋友又来到了西湖公园。从南门进去,入目便是湖水两岸,一条宽阔的公园道路往前延伸而去。道路两岸的湖水,在月光下泛着莹润的光,今天人不多,更是显得环境清幽无比。闽南地区十一月的天气,已经有些凉爽,但一阵风吹来,却像是抚平了旅途的劳顿和饭后的燥热,并不寒凉,反而令人心安。

我往前走着,只觉得心旷神怡。到达湖心小岛之前,有一座石桥,走上石桥,便能登高望尽两岸湖光十色。除去周围的霓虹灯,最引人注目的,该是那一束月光。

月亮悬空当照,目之所及,公园里面的万物都散发着莹润的光,像是染上了月色。一阵风起,让湖水看起来更像是洒了一瓢月光一般,波光粼粼。

“海上生明月,天涯共此时。”我不禁喃喃吟了出来。这句诗,我早已耳熟能详,但是真正看

到这样的场景,还是不由得令人深思情往。

“今天几号?”我问。

“十五。”朋友抬头望向那轮明月,想了想,道。

是了,今天刚好是农历十五,虽说十五的月亮十六圆,但是这月光,却丝毫不输。这月,这景,以及观月的心情,我想我能够记住很久。我和朋友,已经好几年没有相见,这次出来,也是久别重逢的散心,之所以将泉州当做旅程中的第二站,也是因为朋友曾经在泉州待过一段时间。于朋友来说,是故地重游,于我来说,是走朋友走过的路。

一路慢慢走着,我看到了下午看到的那座孔桥,登上桥,已经能够听到远处广场上传来的音乐的声音,和这份热闹形成对比的,是在远处若影若现的清源山。月色下,起伏的山峰就像夜兽的脊,在夜色中显得神秘又害羞。

朝着西四门走去,广场上满是载歌载舞的人群,置身其中,仿佛也成为了这无尽欢腾中的一员。我们不由得在广场上驻足良久,从清幽的公园中穿梭而来,看着这无尽的喧嚣和热闹,都让人不禁觉得刚刚像是做梦一场。

回去的路上,朋友兴起,提议:“我们来比比吧。”

“比什么?”

“看谁能想到最多的有‘月’字的诗句。”

“好。”

“我先来,举杯邀明月,对影成三人。”

“春江潮水连海平,海上明月共潮生。”

就这样,我们背着诗词,走了一路……

夜在昏黄的灯光下,给量好尺寸的盐水瓶做了个棉套。

在那些年的寒冬里,每晚睡觉前,母亲早早就把灌满热水的盐水瓶放进我的被窝里,她自己却睡在冰凉的被子里。

我还记得,那天我睡到半夜时,突然被冻醒,发现脚边湿湿的。赶紧掀开被子一看,床上竟湿了一大片,再仔细查看了一下,原来问题出在盐水瓶的橡胶瓶塞子老化开裂,水渗漏了出来。自打发生这件事后,我晚上睡觉时总是小心翼翼,常常紧张得睡不好觉。

犹记那年月,一旦进入冬季,医院里用过的盐水瓶就有小贩专门前去收购。他们积少成多,将收购来的盐水瓶集中起来走街串巷的卖。人们买回家后,放在锅里墩在煤炉上用沸水烧开,这样经过高温处理之后,盐水瓶装上热水就不易爆裂伤人。后来市场上出现了各种型号、轻便安全的塑胶热水袋,从此,曾经盛行一时的盐水瓶,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。

什么东西都会消失,但时光不会。数十年过去了,许多往事在脑中渐渐变得模糊起来,然而关于盐水瓶的记忆却历历在目。

## 天寒瓶暖

□南京 李泳

南京琐记

连日的低温雨雪天气,碰巧那天晚上因事外出,更感觉户外寒气逼人。好在外出之前就已提前打开了地暖,回到家后,顿时感觉温暖如春。此时此刻,我不由想起当年母亲用盐水瓶装上热水取暖御寒的往事。

盐水瓶,其实就是医用玻璃输液瓶,如今看上去很不起眼,可在物质匮乏的年代,却是人们求之不得的紧俏货。上世纪六十年代,我刚上小学那年,冬天奇冷,家家户户的屋檐下,都挂着尺把长的冰凌子。我就读的那间教室,前是清代晚期一处苍痕斑驳的民居改建的,门窗已经很破旧了,木板墙壁四面透风,北风一吹,同学们一个个在教室里冻得瑟瑟发抖。没多久,我的手背和手关节处就冻出了冻疮。母亲从一位在医院工作的亲戚处找来一只盐水瓶,让我预先在家里灌满热水带上,当在教室里看书写字手冻僵时,从胸前拿出来暖手。

由于彼时天气异常寒冷,盐水瓶里的水两堂课不到便冷掉了。为了尽量延长盐水瓶里热水的余温,母亲特地花了不少时间在家里翻箱倒柜,最后总算翻找来了一块厚厚的棉布,便连